

極度惶恐的導演——郭子健 林喜兒

導演是怎樣鍊成的？

郭子健自小喜歡看電影，吳宇森的《英雄本色》看過一千次，令他明白「電影導演」是甚麼一回事，後來從事美術工作，輾轉加入電影圈，當編劇當副導，2007 年執導第一齣作品《野.良犬》，導演之路看來是循序漸進式，可是他說「每天也想離開，拍電影實在太痛苦。」然而，電影確實有神奇的力量，郭子健還好端端的在拍電影，因為他還很迷失。



(圖片取自 <http://news.cnnb.com.cn/system/2009/04/19/006073073.shtml>)

《野.良犬》、《青苔》、《打擂台》、《為你鐘情》，郭子健的四齣作品，有沒有一個共通點？郭子健自己說：「來來去去都只是說一個命題，就是迷失。」他說自己是長時間處出迷失狀態，執導了五齣電影，第二部作品《青苔》拿了新晉導演，第三部作品《打擂台》拿了最佳電影，更得到周星馳賞識拍了部

《新大話西遊》，即使成績得到肯定，他說今天拍電影還是經常處於惶恐，「拍電影的過程很痛苦，每天也想離開，卻又不懂走，唯有捱下去。」很多人會說結果不重要，最重要是過程，郭子健才不相信這個說法，「我只是看著一個目標，然後捱下去。」看過電影《Click》(命運自選台)嗎？郭子健說假若可像電影中的主角，拿著遙控器按 Fast forward 便好了。現實中他每次都在迷失的狀態下完成作品，迷迷糊糊、跌跌撞撞，為的是要完成心中一個”look”。「這個 look 未必一定是具體的一個形像，是由主題帶出成件事，這不是理性、有邏輯的方法。」

郭子健尋找的這個”look”，好像都是舊舊地，《打擂台》中七十年代的武館、《為你鍾情》回到八十年，「只是在美術風格上偏向懷舊，我總是偏好不是現在式的東西，或許這是因為我對於活在現實的這個年代感到不安，大概是一種逃避，電影就是反映內心世界。」不過郭子健強調他是以懷舊 look 說不懷舊的故事，他的電影沒有偏袒過去，沒有宣揚從前一定是最美好的，反而是展望未來，「打擂台便是叫大家向前看，我們緬懷過去，也要懂得放下。」

今天我們都在說從前的港產片怎樣風光、怎樣稱霸，今天怎樣沒有了港產片，沒有了本土電影，「一直認為沒有所謂本土不本土，從前不是有一段時間粵語片也被國語片取替嗎？記得龍剛導演說過，只要有人看電影，就有拍電影的需要，電影沒人看只能怪自己拍得不好，我一直相信這句說話。今天我們說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怎樣蓬勃、怎樣百花齊放，其實那時沒有限制嗎？台灣大賣我們便加台灣演員、錄影帶興盛又會遷就一下，香港電影從來都是雜種，是三不像，抄襲外國、加中日韓演員，我們何時有過純正的香港電影，越三不像才是香港電影。」郭子健說從前電影圈蓬勃，沒有人覺得有問題，遇到了難關，才有人提出甚麼是香港電影。「二千年入行的時候，很多人對我說現在入行是浪費時間，到 2012 年的今天依然有人說電影玩完了。」行業是浪費時間的，到二零一二年的今天，依然有人說電影業已死。」



(圖片取自：http://movie.mtime.com/126140/posters_and_images/1593014/)

可是《打擂台》的成功，大家都認定是一次回歸港產電影情懷的最佳示範作，郭子健對此不以為然，「當晚獲獎後的第一個訪問，我便說這其實是精神可嘉獎，電影在技巧上是不能跟同期電影相比，我只是拍了一部自己很想拍的電影而又合格地完成了。」《打擂台》在第三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拿了《最佳電影》，還拿了最佳男女配角及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共四個獎項，「這也是事來運到，大圍社會瀰漫若這種氣氛，打擂台就像是打倒巨人一樣。」雖然已是第三部作品，又拿了獎，一刻的興奮過後，又再次回到惶恐的狀態，「心想這次成功，隨後一定有壞事跟著來，就是我所說每次拍戲的過程都是一樣，開戲時很興奮，然後開始驚，拍攝時很痛苦，完成後又很迷失。」

郭子健說自己是個肥仔，可是每次完成作品都會瘦十幾磅，這陣子他剛完成新戲的劇本，是關於消防員的故事，「一直很想拍消防員，其中一個原因是身邊有一個從小認識的朋友，從來認為他不甚出色，不過今天他已成了消防分區局長，他跟我說在火警現場，最危險的不是火，而是煙。」郭子健說，雖然消防

員的故事拍過很多，從這個角度出發，應該是第一次，「其實香港也是籠罩在未知的濃煙中。」如他所說，他的電影，都是關於迷失，不過最後總能甦醒過來，「迷失不緊要，最重要是不要放棄，只要你很想很想做一件事，你便要決意去做，一直一直做下去，過程中其他東西會自自然然出現去配合，只要你不放棄，最終一定會得到你想要的，如果你在某一時刻覺得失敗了而放棄，就是你不夠堅持。」這就是郭子健說的只看結果，即使在跑道上有多障礙，過程是如何痛苦又迷失，只要望著終點捱下去，最終也會到達終點，然後又開始另一旅程。

「終日也是在迷失的狀態，其實大部份創作人也有這種不安感，所以繼續痛苦也不是一件壞事。」